

集部

歐陽文粹卷十

宋　陳亮　編

奏狀

議新學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謂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

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于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

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于家達于鄰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

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

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于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以中

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令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齋其一身而來爲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于同舍一時之毁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若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于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

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者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

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在乎深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

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修其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論舉人懷挾

臣伏見國家自　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三二百千顧倩一人虛依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祇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

人雖敗别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才令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藴實學者無以自别且自來科場務全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令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進選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令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寛監門之責重廵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撿則慮成壅

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精幹京朝官巡捕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奬其巡捕官除秖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有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厚弊如允所奏乞立定巡捕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

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議科場

臣某等近準勑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人皆土著而教之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

上之設法下之所趨也令先舉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律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也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皆大要也其他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録進士諸科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

焉如此則養士有業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史館日歷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貟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

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秖據此銓次排以日月謂之日歴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

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欲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

其除其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髙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幷州縁白草平事近日大臣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

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鏁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並令次月供報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奏聞

論脩河利害第一

右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

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深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廻

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㙮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迴大河以入六㙮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流淤澁乃於滑

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

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淤上流商胡復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工料上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決也然則兩河故

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于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而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

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横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

少而害多者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已多若全迴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則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乃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

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爾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

論修河利害第二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横壠廻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東京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初既已倉皇羣議一摇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聽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騷動

六路一百有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虚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脱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静賑䘏之

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今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

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虚然猶多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告匱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開横壠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横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於旱歲貧虚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迴猶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

可廻哉臣聞鯀堙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廻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堙塞已二十年商胡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廻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

狹淺狹則水勢難迴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于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鉅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儆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茲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

事當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詳審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六塔河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策令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

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

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與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

令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

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

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
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
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
患可禦不至為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
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
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
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
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

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令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艱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

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令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隄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説皆然雖愚與之人令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隄

兾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兾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令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兾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薦布衣蘇洵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稗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為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

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奬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

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叅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

輦王回臣令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

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

歐陽文粹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文粹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謄録監生臣孔廣平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文粹卷十一

宋 陳亮 編

序

送徐無黨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壊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

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乎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

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曾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

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之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

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耶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楊子聰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

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吏民閒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遊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某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耶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剌執板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

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傾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户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驟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傾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

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張唐民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甞不輟書歎息以爲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

至於爵禄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于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

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送王陶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

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强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

曰健而說決而和其彖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令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

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令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王聖紀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

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絶之饑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於宣徳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饑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饑民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隨其災之厚薄

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歟使上有易惻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愁苦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薄尉三人而民之志得

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及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為政焉故以其夫所素歎者告之

章望之字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頗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

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

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産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没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

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聖賢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胡寅字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賔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勑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皐陶戒禹之言夫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將字之余以為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直識其次第而已至于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

謂命名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以弑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義者乎則是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云

鄭荀改名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

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盖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强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茍如

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歐陽文粹卷十一

歐陽文粹卷十二

宋 陳亮 編

序

廖氏文集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

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為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

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凡倆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倆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倆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茍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薛簡肅公文集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

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

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無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深純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

梅聖俞注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

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

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于强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

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眑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韻總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子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

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

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黄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専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

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集古録目

物嘗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

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為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為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

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外制集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

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彌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邈山等亦起商鄧以

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良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

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閲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盖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

而廢也於是録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內制集

昔錢思公甞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

近於家人里巷之事則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牵常格畀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令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

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歐陽文粹卷十二

歐陽文粹卷十三

宋 陳亮 編

序

帝王世次圖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

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説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説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竒書異説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説以世無聖人以

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説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説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

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令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

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傳易圖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葢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別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葢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

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

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敢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曰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歴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耶夫繫者有

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文者也是則孔子專指文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賛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况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

失然漢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

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贑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贑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遂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

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於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詩圖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名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

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於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於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

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
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
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
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
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
家絶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
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
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

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王與其

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詩譜補亡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

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

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歴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

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

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頴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歐陽文粹卷十三

歐陽文粹卷十四

宋 陳亮 編

記

吉州學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名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唯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

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

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

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賔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穀城夫子廟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

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

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

尸酌尸卷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

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為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喻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脩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為有志

之士矣

仁宗御飛白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

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説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

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篋以市工材悉復官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

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爭同焉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當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

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晝錦堂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

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

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盖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至喜堂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郛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

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
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
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
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
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
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
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

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頼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

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
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
有考焉爾

歐陽文粹卷十四